

古
逸
丛
书

合

通

生

市

寶勝院

楚辭辯證上

余既集王洪騷注顧其訓故文義之外猶有不可不知者然慮文字之太繁覽者或沒溺而失其要也別記于後以備參考慶元己未三月戊辰

目錄

洪氏目錄九歌下注云一本此下皆有傳字晁氏本則自九辯以下乃有之呂伯恭讀詩記引鄭氏詩譜曰小雅十六篇大雅十八篇爲正經孔穎達曰凡書非正經者謂之傳未知此傳在何書也按楚辭屈原離騷謂之經自宋玉九辯以下皆謂之傳以此例考之則六月以下小雅之傳也民勞以下

大雅之傳也孔氏謂凡非正經者謂之傳善矣又謂未知此傳在何書則非也然則呂氏寔据晁本而言但洪晁二本今亦未見其的据更當博考之耳洪氏又云今本九辯第八而釋文以爲第二蓋釋文乃依古本而後人始以作者先後次叙之然不言其何時何人也今按天聖十年陳說之序以爲舊本篇第混并首尾差互乃考其人之先後重定其篇然則今本說之所定也歟

七諫九懷九歎九思雖爲騷體然其詞氣平緩意不深切如無所疾痛而強爲呻吟者就其中諫歎猶或粗有可觀兩王則卑已甚矣故雖幸附書尾而

人莫之讀今亦不復以累篇袞也賈傳之詞於西
京爲最高且惜誓已著于篇而二賦尤精乃不見
取亦不可曉故今并錄以附焉若揚雄則尤刻意
於楚學者其反騷實乃屈子之罪人也洪氏譏
之當矣舊錄既不之取今亦不欲特收姑別定爲
一篇使居八卷之外而并著洪說於其後蓋古今
同異之說皆聚於此亦得因以明之庶幾紛紛或
小定云

離騷經

王逸曰同列大夫上官靳尚妬害其能似以爲同列
之大夫姓上官而名靳尚者洪氏曰史記云上官

大夫與之同列又云用事臣靳尚則是兩人明甚
逸以騷名家者不應繆誤如此然詞不別白亦足
以誤後人矣

離騷經之所以名王逸以爲離別也騷愁也經徑也
言已放逐離別中心愁思猶依道徑以風諫君也
此說非是史遷班固顏師古之說得之矣

秦誑楚絕齊交是惠王時事又誘楚會武關是昭王
時事王逸誤以爲一事洪氏正之爲是

王逸曰離騷之文依詩取興引類譬喻故善鳥香草
以配忠貞惡禽臭物以比讒佞靈脩美人以媲於
君靈妃佚女以譬賢臣虬龍鸞鳳以託君子飄風

雲霓以爲小人今按逸此言有得有失其言配忠貞比讒佞靈脩美人者得之蓋即詩所謂比也若虢妃逸女則便是美人虬龍鸞鳳則亦善鳥之類耳不當別出一條更立他義也飄風雲霓亦非小人之比逸說皆誤其辯當詳說於後云

王逸曰楚武王子瑕受屈以爲客卿客卿戰國時官爲他國之人遊宦者設春秋初年未有此事亦無此官况瑕又本國之王子乎

蔡邕曰朕我也古者上下共之至秦乃獨以爲尊稱後遂因之補註有此亦覽者所當知也

王逸以太歲在寅曰攝提格遂以爲屈子生於寅年

寅月寅日得陰陽之正中補註因之爲說援据甚
廣以今考之月日雖寅而歲則未必寅也蓋攝提
自是星名即劉向所言攝提失方孟陬無紀而注
謂攝提之星隨斗柄以指十二辰者也其曰攝提
貞于孟陬乃謂斗柄正指寅位之月耳非太歲在
寅之名也必爲歲名則其下少一格字而貞于二
字亦爲衍文矣故今正之

劉向本引用古語見大戴禮注云攝提左右六

星與斗柄相直恒指中氣

惟庚寅吾以降豈維紉夫蕙蒞夫唯捷徑以窘步据
字書惟从心者思也維從系者繫也皆語辭也唯
从口者專詞也應詞也二字不同用各有當然古

書多通用之此亦然也後放此

凡說詩者固當句爲之釋然亦但能見其句中之訓
故字義而已至於一章之內上下相承首尾相應
之大指自當通全章而論之乃得其意今王逸爲
騷解乃於上半句下便入訓詁而下半句下又通
上半句文義而再釋之則其重複而繁碎甚矣補
注旣不能正又因其誤今並刪去而放詩傳之例
一以全章爲斷先釋字義然後通解章內之意云
古音能孥代叶又乃代蓋於篇首發此一端以見篇
內凡韻皆叶非謂獨此字爲然而他韻皆不必協
也故洪本載歐陽公蘇子容孫莘老本於多艱夕

替下注徐鉉云古之字音多與今異如皂亦音香
乃亦音仍他皆放此蓋古今失傳不可詳究如艱
與替之類亦應叶但失其傳耳夫騷韻於俗音不
叶者多而三家之本獨於此字立說則是他字皆
可類推而獨此爲未合也黃長睿乃謂或韻或否
爲楚聲其考之亦不詳矣近世吳棫才老始究其
說作補音補韻援据根原甚精且博而余故友黃
子厚及古田蔣全甫祖其遺說亦各有所論著今
皆已附于注矣讀者詳之

蘭蕙名物補注所引本草言之甚詳已得之矣復引
劉次莊云今沅澧所生花在春則黃在秋則紫而

春黃不若秋紫之芬馥又引黃魯直云一榦一花而香有餘者蘭一榦數花而香不足者蕙則又疑其不同而不能決其是非也今按本草所言之蘭雖未之識然亦云似澤蘭則今處處有之可推其類以得之矣蕙則自爲零陵香而尤不難識其與人家所種葉類茅而花有兩種如黃說者皆不相似劉說則又詞不分明未知其所指者果何物也大抵古之所謂香草必其花葉皆香而燥濕不變故可刈而爲佩若今之所謂蘭蕙則其花雖香而葉乃無氣其香雖美而質弱易萎皆非可刈而佩者也其非古人所指甚明但不知自何時而誤耳

美人說并見靈脩條下

藥一作乘駝一作馳憑一作憑又作馮草一作艸又作卉予一作余蒞一作蒞此類錯舉一二以見之不能盡出也

三后若果如舊說不應其下方言堯舜疑謂三皇或少昊顓頊高辛也

荃以喻君疑當時之俗或以香草更相稱謂之詞非君臣之君也此又借以寄意於君非直以小草喻至尊也舊注云人君被服芬香故以名之尤爲謬說

蹇難於言也蹇難於行也

洪注引顏師古曰舍止息也屋舍次舍皆此義論語
不舍晝夜謂曉夕不息耳令人或音捨者非是

九天之說已見天問注以中央八方言之誤矣

離騷以靈脩美人目君蓋託爲男女之辭而寓意於
君非以是直指而名之也靈脩言其秀慧而脩飾
以婦悅夫之名也美人直謂美好之人以男悅女
之號也今王逸輩乃直以指君而又訓靈脩爲神
明遠見釋美人爲服飾美好失之遠矣

索與妬叶即索音素洪氏曰書序八索徐氏有素音
非世俗之所服洪氏曰李善本以世爲時爲代以民
爲人皆以避唐諱爾今當正之

彭咸洪引顏師古以爲殷之介士不得其志而投江以死與王逸異然二說皆不知其所據也

詠音卓則當从豕又許穢反則當从喙耳

洪氏曰循規矩而改錯者反常而妄作背繩墨以追曲者枉道以從時論揚雄作反離騷言恐重華之不纍與而曰余恐重華與沈江而死不與投閣而生也又釋懷沙曰知死之不可讓則舍生而取義可也所惡有甚於死者豈復愛七尺之軀哉其言偉然可立懦夫之氣此所以忤檜相而卒貶死也可悲也哉近歲以來風俗頹壞士大夫間遂不復聞有道此等語者此又深可畏云

舊注以攘詬爲除去恥辱誅讒佞之人非也彼方遭
時用事而吾以罪戾廢逐苟得免於後咎餘責則
已幸矣又何彼之能除哉爲此說者雖若不識事
勢然其志亦深可憐云

延伫將反洪以同姓之義言之亦非文意王逸行迷
之義亦然

補註引水經曰屈原有賢姊聞原放逐來歸喻之令
自寬全鄉人因名其地曰姊歸後以爲縣縣北有
原故宅宅之東北有女媭廟擣衣石尚存今存於
此

騷經女媭之嬋媛湘君女嬋媛兮爲余太息哀郢心

嬋媛而傷懷

三處王注皆引也

悲回風忽傾寤以嬋媛

王注云心竟自傷又痛側也

詳此二字蓋顧戀留連之意王注

意近而語疎也

補註曰女嬃詈原之意蓋欲其為審武之愚而不欲其為史魚之直耳非責其不為上官靳尚以徇懷王之意也而說者謂其詈原不與衆合以承君意誤矣此說甚善

九辯不見於經傳不可考而九歌著於虞書周禮左氏春秋其為舜禹之樂無疑至屈子為騷經乃有啓九辯九歌之說則其為誤亦無疑王逸雖不見古文尚書然据左氏為說則不誤矣顧以不敢斥

屈子之非遂以啓脩禹樂爲解則又誤也至洪氏
爲補注正當据經傳以破二誤而不唯不能顧乃
反引山海經三嬪之說以爲證則又大爲妖妄而
其誤益以甚矣然爲山海經者本据此書而傳會
之其於此條蓋又得其誤本若它謬妄之可驗者
亦非一而古今諸儒皆不之覺反謂屈原多用其
語尤爲可笑今當於天問言之此未暇論也五臣
以啓爲開其說尤謬王逸於下文又謂太康不用
啓樂自作淫聲今詳本文亦初無此意若謂啓有
此樂而太康樂之太過則差近之然經傳所無則
自不必論也